

久咳不愈，先生说我“百日咳”了。

仿佛铜墙铁壁，几盒抗生素，奈何不了顽咳。各类妙方，一一试过，收效甚微。

我知道，过敏了。就像自来水管，一旦螺丝口滑了，再怎么拧，也无济于事。

就这么咳着，过年了。逃到海南，竟不药而愈。想咳，也咳不出。

一回来，又咳了。大概，过敏原在这里，是空气，是温度，还是花粉？不得而知。

看我上课难受，一天，学生X送来一盒龙角散，说是妈妈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，效果不错。

我查看说明得知，“龙角散”，是因为它的处方中使用了龙骨、鹿角霜的材料，故此得名。200年前，作为藤井家的家传秘方传承下来，后来又根据中药学进行了改良，把“和、汉、兰”融合在一

体，迅速成为一种畅销药。对轻微感冒和喉咙不

适，有不错的疗效。

其实，学生给老师送药，本身就是一种疗治。也许是天气逐渐回暖，不知不觉地，不咳了。

一日翻阅大宝《搜神

记》，说中山人狄希，能造千日酒，清醒的人喝了，会一醉千日而不醒。惟有服下一剂清凉散，才能苏醒过来。

打开抽屉，那盒龙角散还在，不禁莞尔。

咳，是寒冷过敏；醉，是酒精过敏。

这世间，令人过敏的东西太多，而属过敏性体质的人也不少。有人对海鲜过敏，有人对豆制品过敏，有人对某水果过敏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这些过敏，毕竟是可检测，可治疗的。而有些过敏，是深藏不露，是难以检测，难以根除的。

明代学者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里写道：今之昏昏逐逐，无一日不醉。趋名者醉于朝，趋利者醉于野，豪者醉于声色车马。安得

得一身清凉散，人人解醒。那酒，不是高粱、大米酿造的酒，而是以名利

安得一身清凉散

陈美

逐幻影而不止歇。中山酒只能醉人千日，千日之中不能自主；欲望之酒可以醉人一生，一生之中不能自主，但世上很多为此至死而不醒的人。

酒精过敏的人，只要给他喝下“醒酒汤”就能清醒，然而，在名利声色中沉醉的人，要如何唤醒他呢？有什么样的清凉剂能唤醒心的迷醉？也许只有清醒人留下的清醒语吧！在醉梦中做的事都是纷乱的、幻影的事，只有醒来才能做一些真实的事，因此，“醒”是第一要务，惟有醒了，生命才可贵，天地宇宙才真实。

作家王蒙说：“内心安详，从不荒凉。”这也许是一剂治愈“热衷”的清凉散。

对于宋朝有许多记忆，最深刻的莫过于《水浒传》。书里英雄众多，印象最深的，却是武松。小时候跟爸爸去看盖叫天的武松，百看不厌。他去世，我从此不再看武松戏。日前去杭州开学术会议，会后大家游宋城，我本无兴趣，但听说那里会碰到“宋人”，那也许会有“武松”兴冲冲地去了。

进门换上宋代衣服，我得了员外夫人装，有裙子、夹袄、外套、腰饰、飘带、头巾十几件。我一向性急，哪有耐心，胡乱披上挂着就走。服务员拉住我，夫人，慢着！对镜照，我拖一片挂一条，惨不忍睹，自己笑，引得别人也笑。服务员帮我穿戴整齐说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忽地明白，来休闲，急得哪门子活！看同来的学者，有扮成店小二、行者、剑客的，有扮包公、皇帝的……全没有开会时的严肃儒雅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笑翻了天。

“人肉”包子铺在眼前。“孙二娘”在吆喝：“人肉包子！千年等一回！不吃要后悔！”问：“放倒的是谁？”“小鲜肉！”“哪个小鲜肉？”“胡歌！”笑倒一片。10元钱两只“人肉”包子，做得精致，柔软滚烫，可谁都不敢尝，你想想，“人肉”包子！明知是假，还是不敢入口。你请我让，没人敢伸手去接，笑着都逃走。

武二郎炊饼店。一只只饼厚实喷香，看店的是个老女人。“武二郎呢？”“出门卖饼去也。”“你是谁？”“奴家潘金莲。”一片哗然。“客官别见笑，奴家明儿就去整容，包整出个美人坯子来。”看她扭扭捏捏，再也忍不住，个个笑得抽筋。

前面有人揭皇榜，皇上刚想接榜，愣住了，原来是个妙龄少女。“我招驸马，你来干什么？”大喝一声：“拿下！打廿棍！”少女说：“女驸马夺人眼球，有广告效应！”看皇上手

足无措，游客哄闹起来，几位教授、博导，完全没出主意的、喊的、帮忙的、捣蛋的，笑成一锅粥。

广场上有有人在跳集体舞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挤在一起。我琢磨一下就到了圈子里，跺脚、扭腰、摇臀、转臀，兴高采烈地融入人群中。领舞的问：“谁发财？”“我！”异口同声。“谁贪污？”“你！”哄然一词。领舞不高兴了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“你不贪，咋这么胖！”笑声像海浪翻滚，一波接一波！大家听口令，一二三四踢左脚，五六七八踢右脚，快走慢走，左走右走，前走后走，终于乱了阵脚。踢到人的、相撞的、踩了脚的、碰痛脑袋的……叽叽喳喳，哇里哇啦，一片欢腾的热闹。音乐停止，一看，我们的人都在队伍里，个个跳得满头大汗。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

梦)告诉他，他二话没说，从门边操起根竹子就追了出去。那是大冬天，父亲只穿着一条裤头，该有多冷。

父亲这个简单的英雄行为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。就在当时，在母亲看来，不但不算什么大事，而且是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因为父亲是解开门的搭扣冲出去的，既然有人进来后又逃走，门的搭扣怎么还是扣着的？但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我，他是爱我的，会永远地保护我。

后来，这件事永远作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存放在我的记忆库里。

邓笛

手持竹竿的父亲

父亲是个书虫，整天读书看报。他几乎不与我交流。

我上小学时，犯了个什么错，事情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那次父亲把我打得很厉害。他用一根竹竿朝我劈头盖脸抽来，居然把竹竿打断了，我以为他会就此住手，没想到他又另找了根竹竿继续追着我揍。我因此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可有一件事，却令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那天夜里，我见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巨人走进了我家门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惊醒了父亲，他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把看到的情况（后来证明只是个